



儒林外史

中國文學名著

清·吳敬梓

藏書



延边大学出版社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 / 原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编委会编,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8

(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6.第1辑,中国文学名著少年读本)

ISBN 7-5634-2114-9

I. 儒... II. 少...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缩写本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6081 号

选题策划:马永林 石兴利

责任编辑:金昌海 关志明

封面设计:山羽创意设计工作室

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中国文学名著少年读本

儒林外史

原著:(清)吴敬梓

延 边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 105 号 邮编:133002)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9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2114-9/I·292

全套 12 册 定价:237.60 元

导 读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字敏轩，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曾祖辈在明末清初大多是达官显宦，后家道中落。吴敬梓经历这一重大变故后，饱尝世态炎凉，使他对现实和人生都有了进一步的清醒认识，《儒林外史》正记录了他不断探索的心灵历程。

《儒林外史》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对老童生——周进和范进。他们如痴如醉地热衷于科举，结果被捉弄得若迷若狂，甚至精神失常——周进有一次进贡院触景伤情，昏倒后被人救醒，放声大哭，直哭得嘴里吐血；范进科场侥幸，喜出望外，见到报贴后，欢喜得发了疯，又哭又笑。作者通过这些描写，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下士大夫的丑恶灵魂。这些儒林人物出仕则成贪官污吏，乡居则成土豪劣绅。该书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社会问题小说。

《儒林外史》除了鞭答了那些反面人物外，还高

度赞扬了如王冕、杜少卿等正面人物及其思想品德，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倾向。

本书在完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挑选其中的精彩章节加以改编，文字通俗易懂，并配以精美插图，图文并茂，更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是少年朋友不可多得的课外读物。

主要人物介绍



范 进

典型的科举迷。未考中举人前，穷得没米下锅，岳父胡屠户百般欺凌。一但考上，立即如入云端，老丈人刮目相看不说，所有功名利禄全来了。说明中举前后政治、经济地位的迅速变化，以及从前对他们态度的骤然转变，是知识分子沉迷科举的根源。



严监生

土豪劣绅。贪婪吝啬，剥削成癖。他家有十多万银子，自己病得饮食不进，还念念不忘收租子、敛钱财，临死时为了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而迟迟不肯咽气。



王冕

书中提纲挈领的人物。轻视功名富贵、否定八股科举，不愿作官、也厌见官，讲究孝道的高尚人格。是儒林前代的楷模。



杜少卿

这个人物富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出身大官僚家庭，思想中却颇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分。蔑视科举，瞧不起功名富贵，反对多妻制。是个具有一定程度个性解放思想的人。



沈琼枝

非常突出的一个女性形象。她见识广，有主见，敢作敢为，敢于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她根本不把盐商的荣华放在眼里，勇于自食其力，敢于向封建婚姻挑战。

目 录

王冕谢官	1
范进中举	12
严氏兄弟	22
陈礼妙乱	30
马二疏财	38
匡超人演变	47
文卿遇旧	87
奇人杜少卿	95
庄征君辞爵	109
孝子寻亲	122
琼枝卖文	131
高山流水	146

王冕谢官

元朝末年，出了一个品行卓越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jì)县乡村里住。七岁的时候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手工缝绣，供他到村里的学堂去读书。

这一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叫他到面前来说道：“儿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死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线活得来的钱，哪儿能供得起你读书？如今没办法，让你给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明天就去。”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去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

第二天，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头的家。秦老头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给王冕，指着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不远，便是七泖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玩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的菜饭是少不了的，每天早上，还给你两个钱买点心吃。只是要勤快些，不要怠(dài)慢。”他母亲谢了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说道：“你在

这里要小心，别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得我挂念。”王冕一口答应下来，母亲含着眼泪去了。

王冕从此就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陪着母亲休息。有时候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回家，递给母亲。每天点心钱，他也不买吃的，积攒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有卖书的，就买几本旧书，白天把牛拴了，坐在柳树阴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也渐渐有些长进了。那天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坐着。不一会儿，浓云密布，下了一阵大雨。过了一会儿，那黑云渐渐散去，透出阳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样，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会儿，心里想

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确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上几枝，也挺有趣。”可心里又想道，“天下哪有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己画上几枝？”



正想着，只见远远的一个笨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铺好毡条，打开食盒。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方巾，一个穿蓝衣，两人穿黑衣，都有四

五十岁的样子，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蓝衣服的是个胖子，那穿黑衣服的一个长胡子的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三个人喝了一会儿酒，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两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子卖了，图个名望体面。上个月初十搬家，太尊、县大爷都亲自来祝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哪一个不尊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rén）午年的举人^①，危老先生的门生，这是该来祝贺的。”那胖子道：“我那亲家也是危老先生的门生，如今在河南做知县。前天小婿来我家，带回二斤干鹿肉来，这一盘就是。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我亲家写一封信来，好去拜见拜见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我你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可算是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说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若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从此，攒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在城里买些颜料之类，学画荷花。开始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的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知道有一个画没骨花卉^②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就不在秦家了，每天画几幅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十分欢喜。

① 明清两代称乡试考取的人。

② 国画中不用线条勾画轮廓，直接用颜色或水墨画的花卉。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全都学会了。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朋友，终日闭门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穿了宽大衣服，拿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在意。只有隔壁秦老爹，虽然务农，却是个很有见地的人，因自小看着王冕长大，出落得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他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

一天，正和秦老爹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姓翟(zhái)，是诸暨县一个差役，又是买办。因秦老爹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爷，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秦老爹慌忙叫儿子款待他，又要王冕相陪。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花的吗？”秦老爹道：“就是他。亲家，你怎么知道？”翟买办道：“县里哪个不知道？前几天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岫(xiù)页送给上司，我听说王相公的大名，因此来找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务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①的银子，一起送来。”秦老在旁边极力撺掇^②。王冕碍着秦老爹的面子，只得答应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被时知县送给危素，作问候之礼。

危素受了礼物，把这本册子看了又看，喜欢得不忍释手。第二天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当下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老父台所赠的册页花卉，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说：“这就是门生治下

① 稿费。

② 在旁边鼓动别人。

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危素叹道：“我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然不知，实在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也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吗？”时知县说：“这个何难？门生这就派人叫他来。他听见老师赏识，自然喜出望外了。”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让翟买办去约王冕。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劳您大驾，回禀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翟买办变了脸说：“老爷请人，谁敢不去？何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地谢我一谢才是，怎么来到这儿，茶也不见你给倒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复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王冕说：“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犯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用的是请帖，就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原谅。”翟买办说：“你这都说的是什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真是不识抬举！”秦老爹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你同亲家去走一趟吧。自古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yòu)些什么？”王冕说：“秦老爹，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记得那段干木、泄柳^①的故事了吗？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说：“你这是难为我了，我怎么给老爷回话呀？”秦老说：“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去，王相公又不肯；若不去，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个办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

① 段干木，战国时人，魏文侯请他做官，他跳墙逃跑。泄柳，春秋时人，鲁穆公请他做官，他关门不见。这里用来表示王冕要效法历史上的清高之士而不愿趋奉时知县和危素。

马上来，一两天好了就到。”翟买办说：“得病，就要有街坊四邻的字据！”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做了晚饭让他吃了，又暗叫王冕出去向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送给翟买办做差钱，他才走了，回复知县。

知县听了翟办的话心里想道：“这小厮哪里害什么病！一定是翟家这奴才，狐假虎威着实恐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的人，害怕得不敢来了。老师既然吩咐，我若不把他叫了来见老师，恐怕老师笑我做事不济。我不如自己下乡去请他，他看见我，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胆见我，我就带了他来见老师。”又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恐怕衙役们笑话。”又想道，“老师前几天的口气，十分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事情，有什么做不得的？”当下定了主意。

第二天早上，传齐轿夫，让翟买办跟着，一直下乡而来。乡里人听见锣响，一个个扶老携幼，挤过来看。轿子来到王冕家门前，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说：“他不在家，早晨牵牛出去饮水，还没回来。”翟买办说：“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么敢这样慢条斯理？快说他在哪里，我好去传！”那婆婆回答说：“确实不在家，不知在哪里。”说完，关门进去了。

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小的传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屈尊到公馆里略坐一坐，小的再去传。”扶着轿子，来到王冕家的后面。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是一望无际的几顷(qīng)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很大，却青葱悦目，满山都是树木。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

(gǔ)牛，从山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将上去问道：“秦小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哪里饮水哩？”秦小二说：“王大叔吗？他在二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喝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让我替他赶回来。”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知县变了脸说：“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回衙门去吧！”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再处置他也不迟。

王冕没过多久就回家了。秦老爹过来抱怨他：“你方才也太固执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么能这样怠慢他？”王冕说：“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结交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我的坏话，危素恼羞成怒，恐怕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天。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母亲说：“我儿，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没有。我虽年老，身体还好，你放心出去躲避些日子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秦老说：“这也说得有理。况且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有才学，有几个人是赏识你的？此番到大地方，或许走出些机遇来也未可知。你尊堂大小事故，一切都有我老汉替你扶持。”王冕拜谢了秦老爹。秦老爹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才回去。第二天五更，王冕起来收拾行李，吃了早饭，恰好秦老爹也来了。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爹两拜，与母亲洒泪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爹手提一个小白灯笼，一直送出村口，洒泪而别。秦老爹手拿灯笼，站着看着他走，走得看不见了方才回去。

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路来到

山东济南府地方，这会城^①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处，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ān)，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给过往的人。每天问卜卖画，倒也生意兴隆。

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那日清早，刚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哭哭啼啼，从街上经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lán lǚ)。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就要钱的，问他们怎么回事，原来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冲决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王冕见此光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收拾些散碎银子，拴束行李，回到家里。进了浙江境，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看见母亲康健如常，心中欢喜。母亲又向他说秦老爹许多好处。他慌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耿饼，拿过去拜谢了秦老爹。秦老爹又备酒给他洗尘。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又过了六年，母亲得病卧床不起。王冕千方百计地求医调治，总不见效。一天，母亲吩咐王冕：“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劝你该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况且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也瞑目了。”王冕哭着答应下来。说完，他母亲奄奄一息，归天去了。王冕哭得邻舍之人无不落泪。又亏得秦老爹尽力帮衬，制备衣衾(qīn)棺槨。

① 省会指济南。

到了服阕(què)之后，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方国珍占了浙江，张士诚占了苏州，陈友谅占了湖广，都是些草寇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提兵破了方国珍，号令全浙，乡村镇市并无骚扰。

一天中午，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只见十几骑马进了村子。为首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络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前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借问一声，哪里是王冕先生家？”王冕答：“小人就是王冕，这里便是寒舍。”那人大喜：“如此甚妙。特来拜见。”吩咐从人都下了马，把马系在湖边柳树上。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王冕说：“敢问尊官尊姓大名？为何降临这乡僻所在？”那人回答说：“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如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因剿灭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王冕说：“乡民肉眼不识，原来您就是王爷。但乡民一介愚人，怎敢劳王爷您亲自来这儿？”吴王说：“我是一个粗鲁汉子，今天见先生儒者气象，不觉功利之心顿消。我在江南，就仰慕您的大名，今天特来拜访，要先生指点：如何能得到浙人的心？”王冕说：“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用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又有谁会不服的？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怕也义不受辱，方国珍不就是这样吗？”吴王叹息，点头称是。两人促膝谈到天色已晚。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王冕亲自下厨，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捧出来陪着吃饭。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走了。这天秦老爹进城回来，问及此事，王冕也不说他就是吴王，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当年在山东认识的，故此来看一看。

数年间，吴王削平祸乱，定都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爹又进城里，回来向王冕说：“危老师已问了罪，发配和州去了。